

云南中考方案出炉，体育100分

体育从50分提高到100分，音乐、美术分别从5分提高到20分，方案自2020年9月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起施行。

方案明确，体育考试由基础体能测试、专项技能测试、体质健康监测3个部分组成。音乐美术考试主要包括素质测评、统一考试和展示活动，其中素质测评和展示活动时间为七年级至九年级上学期共5个学期，统一考试时间为九年级下学期。在音乐美术考试的展示活动中，初中所有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学校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展示活动。美术展示活动作品要求学生在校内完成，旨在推进校内美育课程开设及相关活动开展，提高学生艺术素养。

方案明确，体育考试分三年6次进行，总分100分，其中七年级满分20分、八年级满分40分、九年级满分40分。考试采用“统一测试”和“预约测试”两种方式，“统一测试”指学校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按每间隔3周组织开展一次的测试，“预约测试”指学生在规定时间范围内结合自身身体状态随时与考务人员预约进行的测试。学生的体重身高指数(BMI)、肺活量体重指数每年学年测试一次，并根据学生本人每年的测试数据进行纵向对比赋分，以减少个体先天因素影响。竞赛加分按年度学校体育竞赛计划有序参加各项目体育比赛进行加分。

方案明确规定，音乐、美术考试每科满分为20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艺术特长生资格认证和社会机构组织的各项艺术活动内容与成绩，一律不得作为初中学生音乐、美术课程考试的内容与成绩。

视力为何“下架” 是否要报体育补习班

聚焦“云南中考体育100分”最热关切

新华社昆明12月3日电(记者岳冉冉、字强)与10月份的征求意见稿相比，3日出台的《云南中考体育100分》正式方案呈现出新特点。视力为何从100分中“下架”?要不要报体育补习班?城乡差异怎么“破”?“三大球”为何必选其一?……针对社会上最热的七个关切，云南省教育厅相关人员一一回应。

——测视力暂不入中考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方案取消了视力2.5分的设计，在体质健康监测这个部分中，只保留了体重指数(BMI)和肺活量体重指数两项。

云南省教育厅体卫处处长徐忠祥说，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综合眼科医生、基层教育体育部门负责人意见，视力分中考条件暂不成熟;二是云南省已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纳入了“健康云南”行动综合考核，做了专门部署。因此，视力分暂不计入中考体育100分。

对于保留的体重指数(BMI)和肺活量体重指数，徐忠祥补充道，“二者是衡量学生身体匀称性与身体形态、心肺功能与身体机能的重要指标，总分6分，考核目的是为了减少‘小胖墩’‘豆芽菜’数量，让孩子们拥有匀称身材、健康体魄。”

——不必给孩子报体育补习班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很多家长都关心，是否要给孩子报体育校外培训班?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春晓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我们的评分参照的是教育部最新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只要学生上好体育课、坚持锻炼、积极参加竞赛，就能考出好成绩。并且方案中已明确体育运动员等级证书不作为加分依据。”

——信息化可解决城乡差异

因地区、城乡、校际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的差异，会不会导致学生体育成绩的悬殊?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李光洪回应说：“我们在考试中设置了可选项，供学生结合实际自主选择，比如，游泳不是必测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开展，没条件的可以替代。其次，针对乡村学校体育教师紧缺，且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省里已经在建设覆盖到‘班’的高速光纤网络，用信息化来解决差异化。”

——“三大球”必选其一是为激发兴趣

徐忠祥表示，振兴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是国家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相关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三大球”等集体项目。同时，“三大球”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教学内容，像足球蹴球、篮球运球上篮、排球垫球传球，都是入门技术，简单易学，能激发孩子兴趣，为他们掌握下一步技能打基础。

——“体育100分”不是要考出区分度

李光洪表示，体育100分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学生常练、坚持，掌握1至2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同时，要让校长重视体育，把它等同于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加速学校开足、开齐体育课。我们鼓励每一个学生都考出100分。只要孩子认真上课，坚持锻炼，积极参与竞赛活动，都可以考出100分。”

——竞赛加分是为增加乐趣、培养协作与规则意识

对竞赛加分的设计初衷，徐忠祥解读说：“教会、勤练、竞赛能解决体育课‘不出汗’‘无乐趣’的问题，让孩子们参与竞赛，能让他们享受快乐、锤炼人格、磨炼意志。同时，办赛也能督促学校和教育体育部门主动作为，搭建学生体育锻炼成效的展示平台，培养孩子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规则意识。”

——建议家长克服焦虑，陪孩子多锻炼

让学生坚持锻炼，家长是重要一环。李光洪建议，家长要克服焦虑情绪，改变唯分数是举的观念，注重孩子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锻炼和竞赛，抽时间多陪伴，引导他们在课余和假期不沉迷游戏，多锻炼体魄。

从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相关文件减轻中小

学教师负担，到今年初教育部提出“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再到各地出台减负清单，为教师减负的行动紧锣密鼓。但有些地方老师们的真实感受却并非如此，有老师反映说，甚至连整理报送“减负成效”的总结汇报材料，也成了压在一线教师们身上一项新的负担。

这些不合理的负担来自哪里?来自将教师当作应付工作“利器”的懒政行为，因为师生人数众多且教师在学生中拥有话语权，因而要求教师让大家下载安装、注册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各类APP，参加点赞投票、人物评选、打卡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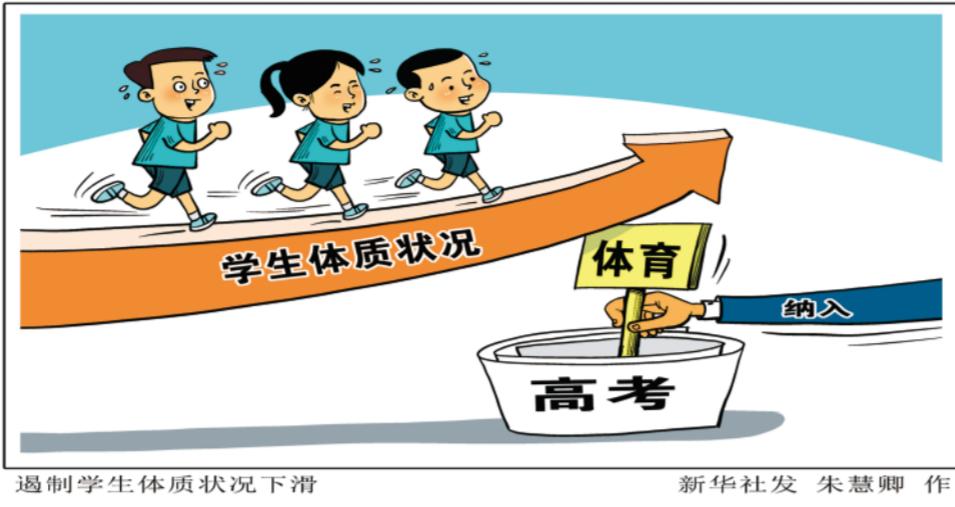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为教师减负，必要性已形成共识，执行到位才是关键。必须力戒减负“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行为。

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们身上、投入到提升教学能力中，把时间还给老师，把老师还给孩子——这是教师和家长的心声，也是全社会的呼声。

(记者胡浩)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这一次，体育能否叩开高考的大门

关于体育纳入高考的研究已经启动，业内专家对此褒贬不一



遏制学生体质状况下滑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马邦杰、王锦字、卢星吉)今年10月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启动在高校招生中使用体育素养评价结果的研究”。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据此透露，关于体育纳入高考的研究已经启动。

体育再次叩响高考的大门。

体育是否应该纳入高考?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振明讲了一个“锦州球贵”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全国推行体育中考的时期。当时，辽宁省锦州市在这方面勇于探索创新，一些做法引起其他地区的关注。

“锦州闹市为了预防针对体育中考的精准应试，直到考试前一段时间才由市长抽签决定体育考试的项目。”毛振明说，“结果市长抽中哪个项目，哪个项目的器材肯定在当地畅销。有一次，抽中的是篮球，结果导致锦州球贵，最后全市没有篮球可卖，而篮球场上全是练习篮球的孩子。”

“锦州球贵”正是应试环境下考试“指挥棒”强大效力的现实写照。

“多少年来，我们学生的体质状况一直下滑。但在实施体育中考之后，数据表明，初三阶段的学生体质有了明显好转，立竿见影。”毛振明说。

中考体育效果显著，但在学生升入高中之后，体质开始下降。这在很多地方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青少年体质状况堪忧，缺乏体育锻炼被认为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孩子缺乏体育锻炼，并非因为家长、老师等不懂得体育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小升初、中考、高考等成绩事关重大，很多家长为了考分宁可牺牲孩子的体育锻炼时间。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来解决应试的问题，或许更加有效。参照体育纳入中考的经验，如将体育纳入高考，将直接提升体育课在高中课程安排中的地位，还将能调动政府、学校、家长等为学生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创造条件，从而遏制学生体质几十年来持续恶化的可怕势头。舍此，大家寻寻觅觅多年，也没找到其他更

有效的办法。

如果体育没纳入升学考试体系，体育课在一些地方就会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学生没有时间和技能从事体育锻炼，改善体质就无从谈起。体育纳入中考之后，体育在初中阶段得到了极大重视。尤其是初三阶段，很少再有挤占体育课的现象发生。

南京雨花台中学校长赵光辉此前主要负责初中工作，对于体育中考的作用感受深刻。他说：“那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初中学校普遍对于体育的重视，虽然不可避免带有应试的痕迹，但是中考体育对于学生体质健康的明显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赵光辉支持将体育纳入高考：“体育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都太重要了。我非常赞成将体育像语文、数学一样列入高考。鉴于目前全国中小学体质状况每况愈下的现实，考虑到考试指挥棒的作用，唯有将体育纳入高考，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全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对体育的重视程度。”

记者在调研中，也听到很多反对将体育纳入高考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全国各地存在体育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各地体育教学质量存在差异，体育纳入高考会出现不公平问题。另外，体育高考会把体育变成应试学科，会增加学生对体育的反感等，也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

还有专家认为，即使体育高考有助于提升学生体质状况，但他们若没有养成健身习惯或具备健身条件，就会重走中考之后体质状况下降的老路。如此，体育高考对学生体质带来的改善也只是暂时的。

凡事有利必有一弊，体育高考也是如此。专家们认为，体育考试仅仅是个在应试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有力抓手，需在公平的原则下做好考试内容和组织形式的设计，另外还需要采取更多根本性的措施，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体育教育改革，逐步促进和巩固学生健身意识与健身习惯的养成——这应该是体育高考的真正目的以及价值所在。

专家：体育高考，宜早做筹备

虽然近来要求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很高，但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实行体育高考的条件。这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所有专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一致看法。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考试不同于文化科目的考试，其组织形式与内容设计以及现实条件之复杂超出人们想象，需要有关方面进行严谨的理论结合实践的论证。另外，需要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家长和学校等各相关方做好准备。

近几年，体育一直游走在高考的边缘。从高校自主招生考体育到“强基计划”涉及的36所高校体育测试，考试内容大多温和，难度不高。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学生身体素质太差，学校担心体育测试会把“优质生源”刷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键表示，现实情况决定大部分学校“强基计划”体育测试要求不高，“追求高，会出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先雄认为，如果体育高考动真格的，眼下学生的体质状况与体育技能掌握情况堪忧，大多“不堪一考”。

他说：“我们很多学生都没有完成各学段的体育教学目标。比如前滚翻这个动作，本来是小学就应该学会的。但小学体育老师怕孩子受伤，不敢让孩子做这个动作。到了初中、高中，老师也都不敢教这个动作，学生始终就没掌握。高考是一考定终身，学生一定会不遗余力，但体育考试如果没有基本的身体素质作为支撑，那些没有体育锻炼基础的学生很容易出事，难免会出现猝死、伤残事故。”

“高考体育，需要从小学开始就做准备，然后稳步推进到初中、高中，充分做好准备，到高考时就可以考体育了。体育是需要基础的学科，需要从基础源头做起。”李先雄说。

李先雄的观点在重庆实验中学副校长贺柯亮那里得到了证实。

贺柯亮认为，目前很多高中生都不具备参加体育高考的条件，包括重庆实验中学在内，许多高中的体育教学资源也难以满足体育高考的需求。

“不只是我们一所学校，因为高中阶段现在没有把体育作为升学考试科目的要求，所以体育教学一向是比较‘散’的。”他说，“体育进入高考前，得先做好高中体育教学资源的涵养，强化体育教学的管理，也要处理好体育与其他课程冲刺备考的关系。”

对于贺柯亮这样的一线高中教育管理者而言，体育高考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也颇为棘手。因为面对如此重要的考试，学生不可能不全力以赴，难免有受伤的风险。

“这就是我最大的困惑!”贺柯亮说，“从数学上来讲受伤是个概率，但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学生身上，一旦在学校发生，很可能就会造成‘校闹’。”

安全问题之外，体育高考的组织形式和公平问题也令人颇费思量。

“但凡是考试，其最基本的原则将是‘公平、公开、公正’。体育活动包括体育考试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场地、时间、温度、风速都容易对考试的结果产生影响。”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院体育教研员车纯说，“一旦考试期间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了考生的最终成绩，后续的申诉等问题将非常多。”

有专家表示，我国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物资条件参差不齐，各地学校体育的硬件、软件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地域，各校之间也往往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学校的教学资源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带来的公平问题，也需要时间去提前策划、预先解决。

对于体育高考，除了组织形式和公平因素之外，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特别担心兴奋剂的问题。他表示，这个问题必须事先想好解决办法。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杞人忧天。我总体认为，体育该进高考。但会不会出现兴奋剂问题?每年几百万考生，怎么查?我们现在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只有一个，将来上海会建第二个，还是查不过来。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来操作层面会出现很多问题。”

刘波认为，如把体育纳入高考，肯定有助于提升社会对体育的重视。也正因为此，体育高考在内容设计上需要更加慎重，尤其要注意“区分度”——让考生在体育考分上适当拉开差距。他说：“我们现在有了体育中考，学生逐渐重视了，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为区分度很小。现在北京体育中考占40分，很多孩子都得40分。如果体育中考分值区分度能达到语文数学这个程度，大家会更重视。体育高考怎么考合理?怎么能考出区分度?还需要时间来认真研究。”

吴健认为，体育纳入高考的课题研究应该加速推进。但体育高考涉及面太广，千头万绪，不能仓促上马。他说：“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次生灾害，造成不良影响。”

(记者马邦杰、卢星吉、王镜宇)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校园里的
“空中农场”

◆12月3日，在合肥市瑶海区临泉路第二小学的“空中农场”，小学生分享丰收农作物的快乐。

“空中农场”位于教学楼楼顶，建于2018年，面积约400平方米，里面可种植蔬菜、中药材等。学校定期在“空中农场”开设农耕课堂，组织小学生体验整地、播种、除草、施肥、采摘、收获等过程，让孩子们体验农耕的乐趣，懂得珍惜劳动成果。

新华社发(解琛摄)

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突破十万人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徐壮)记者从教育部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0年11月，登记在库的全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总数达106411人，首次突破10万人大关。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刘贵芹介绍，全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数量比2015年增加44290人。“十三五”时期，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均增长率14.4%，其中专职教师由2015年的43353人增加到71749人，增幅达65.5%。

2018年，我国首次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实施“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计划”，累计增加博、硕士招生指标6070个。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数量在各学科当中名列前茅，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硕博在校生总规模超过62000人。我国已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在提高思政课教师能力素质方面，教育部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开通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网络备课备课平台，对相关课程进行封闭式直播，实现了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同步接受国家级示范培训。

刘贵芹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适时启动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质量提升工程，“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一项涉及200多所高校、近15万大学生的调查显示，2020年，大学生对思政课的满意度超过90%，比2015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

把时间还给老师，把老师还给孩子

新华时评

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但现实中，老师的时间却被不少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务占用。日前，教育部表示要加强中小学教师减负督查力度，预计年内所有省份都会出台减负清单。真希望，时间还给老师，把老师还给孩子!

教育减负已被强调多年，在某些地方却“越减越肥”——会议多、评比多、表格多、抽调多，让老师们成了“表叔”“表哥”，抽走了时间，分散了教学精力。

——建议家长克服焦虑，陪孩子多锻炼

让学生坚持锻炼，家长是重要一环。李光洪建议，家长要克服焦虑情绪，改变唯分数是举的观念，注重孩子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锻炼和竞赛，抽时间多陪伴，引导他们在课余和假期不沉迷游戏，多锻炼体魄。

学教师负担，到今年初教育部提出“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再到各地出台减负清单，为教师减负的行动紧锣密鼓。但有些地方老师们的真实感受却并非如此，有老师反映说，甚至连整理报送“减负成效”的总结汇报材料，也成了压在一线教师们身上的一项新的负担。